

五 四 以 来 話 剧 剧 本 选

夜 上 海

于 伶 著



中 國 發 刷 大 店 社



夜 上 海

(五幕話劇)

于伶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封面設計：張正宇

內容說明

這個劇本反映了抗日戰爭中上海淪陷後的混亂和苦難的生活。在夜一般黑暗的孤島上，有的人背叛祖國，投機發財；有的人彷徨動搖，沉迷于享樂；更多的人被苦難所逼迫。劇中主人公梅嶺春一家老小逃亡到上海以後，遭遇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但他們不言墮落，不肯屈服，从痛苦中覺悟到生活的真理，他們把全部的希望寄託給為人民而戰鬥的新四軍。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號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1 字數 60,000 頁本 787×1092 蛋1/32 印張4 1/2 檢頁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

定价(7) 0.40元

《夜上海》新版序

于伶同志的《夜上海》寫于一九三九年，公演于“八·一三”兩周年紀念的前夕。为上海剧藝社开始在“孤島”上作長期職業公演的第一个劇目。

作者在这一时期，以尤兢、于伶等不同筆名迅速寫出了很多反映时代面貌的剧本，供給剧团上演；在同时我們知道作者还負担着上海戲劇运动的实际組織工作。

朋友們之所以乐于和作者交游、團結在他的周圍，从而獲得很多好的、積極的影响，是由于作者对剧运的無限忠誠，对朋友的謙遜态度，在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地、不計較一切地工作，以及总要通过作品，曲折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意志和願望，不断發揮戲劇藝術的武器作用的思想。

在抗日战争的歲月中，上海的職業演剧运动，歷尽迂迴曲折的道路，始終能在舞台上坚持、磨練，發揮一定的作用，从而培养出一大批演剧人才，不能不说那是那时撒下的种子，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礎。

作为《夜上海》首次演出时的導演，我还偏爱作家对于現實生活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滲透在剧本中的清新

流动的詩意以及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詩人的溫柔敦厚的旨趣。那时候我在導演的處理上，沒有能够在作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礎上，作出更有意義的刪節，使斗争的綫索更为集中，愛憎更为分明，从而使人物的精神面貌、作品的暗示力量更为突出。今天重讀劇本的時候，真有當時沒有很好領會作家意圖之憾了。

在前輩師友中，于伶同志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更多的受過田漢同志的影響。在沿着現實主義前進的道路上，于伶同志始終是熱情的詩人和奮不顧身的斗士。我們歡迎《夜上海》重新印行並衷心祝願養疴中的于伶同志早日戰勝病魔，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斗争，繼續寫出更多的新的劇作來。

朱端鈞 1977年，五一節

第一幕 何處桃源

登場人物： 梅嶺春、梅萼輝、梅珠、趙貞、錢愷之、
孙煥君、李媽、老王、王姐、其他。

上海，这东方的大都市，大得叫我們这些生活在它的底層的每天劳碌着的人摸不着它的边。可是它是有边的，有華丽热闹的边，也有荒凉冷落的边。

这儿，是上海的荒凉冷落的一边。为了便利起見，我們还是按着舞台來說吧：舞台面的右方是一列市房的后牆，有低小的后門，門上去是所謂亭子間的方窗。左方的小部分是同样的牆。一棵梧桐掩护着后門与窗。空下的部分是進出口，上海人所謂弄堂門了。可是說進出口或者弄堂門对于今晚都不合适。看吧：鐵柵門緊閉着不算，还外加一道帶刺的鐵絲網的架子堵住了口。由鐵門的柵中往前看去。蔚藍的秋之晴空的天幕上是烟龍盤旋、翻騰，把一大片白云也攜着浮不过去了。远处是倉庫之类的大建筑物在炮火中焚燒。

秋之晚前，太陽沒有了，可是天光還沒有全黑。

秋風吹着梧桐，黃葉無聲地飄着。

說到声音，这个時候，有着震耳欲聾的炮声在轟

隆，混雜着人的叫声哭音鬧成一片。

梅嶺春的一家人，成了喪家之犬，蜷伏在鐵絲網前。右边王家的男女老小几人，有的倚着牆根，有的坐在后門的低階上，鐵絲網和鐵柵門內同样也是一家數口躺在地上。

王家媳婦抱着懷里的哭得嘶啞了的孩子。母親把奶堵住了他的嘴，自己抽咽着。

里里外外的人堆里雜置着箱籠，衣包和小網籃。

大家 唉……（同聲長嘆。）

- 一陣桐葉落下。

趙 貞 （病，倚着箱子，哼）嗯。嗯。

梅萼輝 媽，好一點嗎？

趙 貞 （搖搖頭）什麼時候了？……

李 媽 太陽已經沒了，太太！

梅嶺春 啟！（立起，走到拾着桐葉出神的梅珠前，拉他走。）

趙 貞 哪里去？

梅嶺春 （站住）這兒的鐵門是沒有希望進去了，（打呃） 啟！再到前面去探探，看看。

梅萼輝 爸爸，前面后面，我們不是探了一天，等了一天一夜了嗎？每一个鐵門全是这样的关着。

梅嶺春 天快黑了，他們也許會開一兩個門，放些人進去的。

趙 貞 要開，嗯，——這兒也會開的。

梅嶺春 這兒，……（又打呃） 啟……

趙 貞 噢——，不要走開，免得一家人又分散了。

唉……

梅嶺春 珠兒，你留在这兒，我去探探看。

梅 珠 我跟你去。

趙 貞 珠兒！

梅萼輝 爸爸，你就別走开吧，媽病得这样！

趙 貞 我是不中用了，嗯，珠兒，過來，你……

梅嶺春 死，現在这样，早晚都是死！

趙 貞 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吧！

李 媽 （獨語）我家大龍兒，現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老 王 （立起）这个鐵門，迟早总会开一次的，前天
還沒有这鐵絲網。我从这鐵門里出來的。

梅萼輝 你逃進去了，为什么又出來的呢？

老 王 我是送了东西進去，再出來接家小的。現在完
了，出來了，進不去！

梅嶺春 我們等了一夜一天了！

老 王 我們等了兩天一夜了。先在那边兩個鐵門跟
前，那边挤着成千成万的人。

鐵絲網和鐵門內的孩子哭，母親勸慰声。

梅萼輝 （對內）你們是什么时候進去的？

里面婦人答：兩天兩夜了！

李 媽 你們好福氣，逃在里面，……不要緊了……

里面答：逃是逃進來了，还不跟你們一样嗎？阿狗的
爸爸跑了兩天，找不到房子住……

趙 貞 能够逃到里面，总好放心了！嗯——，我們這

样……在这兒等死！

老 王（往弄堂內張望）此刻怎麼連來往的人也少了？

梅嶺春 里面那些人，給我們哀求了一天，哀求得他們不好意思，連看也不來看看我們了！

梅 珠（天真地）爸爸，他們為什麼不放我們進去？

梅嶺春 孩子，為什麼？為着我們是逃難呀！

梅 珠 这个后門开一下多好！

老 王 瞧，这里多少个后門，只消每一家的后門开一下，我們就都有救了！

里面人声：他們，这些人家，都关上了大門，在家里吃晚飯了！

“吃晚飯”三个字像一根針，刺着每一个人。

右边的孩子声：吃晚飯，媽，餓死了！（接着是母親的劝慰声。）

里面的孩子声：姆媽，我要吃，要吃呀！（接着是母親的劝慰声。）

右边人声：唉，不能進去，沒有地方住，有點什么吃吃，不餓死，那末也……

里面人声：昨天倒有几个好心腸的太太，叫人買了面包，饅頭來，分給我們吃的！

老 王 今天恐怕沒有这样好心腸的太太了！

梅珠看着母親。

一家面面相覷。

趙貞支撐起上身，摸索，摸出一塊餅，塞給梅珠。梅珠不接，趙貞手抖，投給他，他送給父親，梅嶺春看着梅珠，

把餅分作兩半。

右边的孩子声：餅餅，媽，餅餅！

里面的孩子声：娟媽，吃餅餅，我要餅餅吃呀！

大家看着梅嶺春手里的兩片餅，梅嶺春手抖，梅珠接过去，分送給兩处小孩。

右边的母親声：謝謝，謝謝！

里面的母親声：好少爺，謝謝你！好少爺！

孩子們不哭了，大人們相对唏噓。

秋風，落叶。

趙貞摸身底下的衣包，大家注視，以为又是餅，她取出一件絨綿衣來給梅珠披上。

趙 貞 李媽，我們还有箱子呢？

李 媽 挤落了兩只小箱子。呃，一只紅皮箱，太重了，老爺叫丟掉，就丟掉了！

趙 貞 唉，要丟，怎么丢掉紅皮箱呢？紅皮箱里多是值錢的好东西呀！嗯！

梅嶺春 算了，紅皮箱，好东西，总不比性命更值錢。

現在能逃出了性命，一兩只箱子管它呢！

李 媽 太太，你冷嗎？

趙 貞 关照过你的，現在是逃難，大家逃性命，不要口口声声叫我太太太太的，你真是……嗯。

李 媽 是，太太！

趙 貞 喂，你偏又叫！

弄堂內有脚步声。

錢愷之迎面走來。

大家擾動起來，湊近鐵絲網前去。

外面的人聲：先生……救救我們！……先生！救我們進去呵！……先生……

錢愷之（由鐵門的柵洞往外張望）……抱歉得很！

外面的人聲：（更迫切地哀懇）先生！……

錢愷之……對不起！（回身去敲右牆上的邊門。）

右屋內的聲音：誰？……誰呀？

錢愷之我……是我！

右屋內的聲音：你是誰呀？兵荒馬亂的，別打錯了門！

錢愷之我姓錢，亭子間里的！

右屋內的聲音：呵，是錢先生……

邊門開。

几乎是絕叫的人聲：……先生！……

梅嶺春救我們進去，要我怎樣謝你都可以！

老王（同樣）……先生……

錢愷之……對不起，我實在心有餘，力不足，愛莫能助！（入。）

大家失望。

天色漸暗。

唏噓聲變成了蟋蟀的哀鳴，秋蟬的低訴。

右边亭子間窗內的電燈開亮了。

梅萼輝爸爸，方才這個人說話好像是我們那地方的口音。

梅珠 对了，姊姊，我听也是的。

梅萼輝 爸爸，我們央求央求他看，現在只有再央求他，也許还有点希望！

梅嶺春 ……嗽！

李媽（对老王他們）說說也罪过的，我們老爺，太平時候在鄉下，只有人家跪在地上央求他，我們老爺是從來不央求別人的，可是，現在……唉！

老王 可憐呀，这样年紀的老先生，也逃難出來受苦。……一家人全逃出來了嗎？

李媽 全逃出來就好了，現在還有大少爺跟少奶奶逃散了，不知道下落。

梅嶺春（咳嗽）咳！……先生，亭子間里的先生……

梅萼輝 錢先生！

梅嶺春 呵，錢先生，行个好，君子愛人以德，救救我們吧……

梅萼輝 我們是从梅渚逃出來的！

梅嶺春 錢先生……

老王 救救我們呵！

大家 放我們進去吧！

窗中探出頭來，是方才的錢愷之。

大家（更多的聲音）救救我們呵！

聲音像一陣暴風雨，人群隨着擁到窗下來，像祈禱的

教徒。

錢愷之（窗中）……你們是荆溪地方人嗎？

梅嶺春 是的。你錢先生也是荆溪人吧？

梅萼輝 我們是荆溪梅渚。

錢愷之 家鄉怎么样了？

梅嶺春 完了，全完了！

錢愷之 白鶴汀的情形如何？

梅萼輝 錢先生你是白鶴汀人嗎？

錢愷之 是的。

梅嶺春 先生，完了，我們的家鄉全完了，处处家破人亡，家家流离失所。真是浩劫呀，空前的浩劫！噥……

梅珠 爸爸，請他放我們進去！（大声）先生，你不能想法子开开鐵門，或者开开这后門，放我們進去嗎？大家都是同胞，人類是應該互助的，同胞在受難當中更應該救护了！

大家 救救吧！

衆中人头突然縮了進去。

大家 先生！先生！

隨着亭子間的電燈也關熄了，大家的心隨着也突然沉下。

目前是一片黑暗。

秋蟬蟋蟀聲又可以聽見了，空中又傳來歸巢鳥鴉哇哇的啼聲。

弄堂內邊門又開。

李媽 （她還在鐵絲網前）來了，門開了！

趙貞 謝天謝地！

錢愷之和孫煥君步出邊門立在鐵門內。

大家擁過來，急忙中有提包袱，抱孩子的。

孫煥君 我說，小錢，別，別多事，少找麻煩。

錢愷之 老孙，沒有法子想嗎？

大 家 先生，想法子救救我們呵！

孫煥君 有什么法子呢？你不瞧見：里面鐵門鎖着，外面堵着鐵絲網。

錢愷之 你聽見說過沒有，這裡的鐵門會不會開一下？

孫煥君 （搖頭）沒有希望！

大家面面相覷。

錢愷之 有沒有別的什么法子想一想？

孫煥君 我說老錢，你除非能够有法子叫他們從這鐵絲網跟鐵門的空擋里鑽進來！

錢愷之 這種時候你還說笑話，开玩笑！

孫煥君 嘿，那末說正經話，那邊的幾個大鐵門外邊，你去看看，擠着總有幾萬人。有的在裡面叫，有的在外面哭。中午的時候，鐵門開了半個鐘頭，可是……

大 家 呀！那邊的大鐵門開了！

孫煥君 中午開了半個鐘頭，人只放進來几百個，可是頭倒打開了三十多個，還擠死，踏死上千人！

錢愷之 慘極了，真是慘絕人寰，變成悲慘世界了！

梅 珠 先生，你們這個小門，不能開一下嗎？

大 家 後門，請你開開，放我們進去，救救我們這許多性命吧！

錢愷之 怎么样？后門……

有人拥到后門口去了。

孙煥君 (摇头) 不行，后門，动也动不得！

錢愷之 为什么？后門是屬於你私人的！

趙 貞 先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呀！

錢愷之 对了，我們家鄉的俗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孙煥君 老兄，租界工部局有命令，为了秩序，为了公共租界的安宁，誰家开了后門，放难民進來，就該罰錢的！

大 家 錢，我們出好了！要多少錢一个人？

孙煥君 罰起來，不罰你們，是罰我！你們逃难的难民，我能把你們怎么样？

梅 珠 爸爸！

梅萼輝 爸爸！

梅嶺春 先生，罰，罰我好了。不管罰多少錢，我，我們，我們总可以……歟，不瞞你們兩位說，我在本鄉，并不是一个，一个普通人！我有地位，有家產。

孙煥君 可是，你現在是逃难！

梅嶺春 虽然是逃难！可是錢，錢，比起生命來……

孙煥君 老先生，請你明白，这不是錢的問題！

梅嶺春 那末……

孙煥君 我要是开了后門，放你們進來了，那末我自己的房子就要被封起來的！为了你們有地方去，弄得我

自己一家老小沒有房子住，这……这……（摇头）
……不來！

錢愷之 我想冒冒險偷偷地放几个進來，总不要緊！

孙煥君 冒險，为什么冒这險呢？……其實我說呀，進來了还不是一样？在外邊不見得馬上就会死！進了这租界，也一样……

远处有馬蹄声，馬嘶声，人的慘叫声，大家怔住了。

里面有人声：老爺，老爺，晚飯开好了，太太等你吃飯哩！

孙煥君 小錢，進去吧。

錢愷之 可是这，这些……

孙煥君 得了，你救得了这么多嗎？

里面繼續叫吃晚飯。

孙煥君 ……呵，來了！……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年头，兵荒馬亂，真所謂人在家里坐，禍从天上来，少惹是非！……老兄，你吃过晚飯沒有？
(悠然入內去了。)

内外小孩呼餓啼哭声。

王 妇 有点东西喂喂孩子，延延命也好呀！可憐，快餓死了！

里面的人声：餓死了！……

• 錢愷之 (对里面) 怎么？你們逃到里面來了，也，也一样沒得吃，沒有住的？

里面的人声：唉！

錢愷之往弄堂深处走下。

大 家 呀，他走了！

梅嶺春 唉，沒有希望了！

趙 貞 珠兒，來，嗯——，我們娘兒倆死也死在一塊兒！（拭淚。）

梅 珠 媽！

趙 貞 早知如此，当初何必逃出來呢！死在家鄉，死在自己家里，也總比這兒強！李媽，隨便你，跟着你老爺，還是跟我死在一塊兒！

李 媽 太太，我，我的大龍兒……

趙 貞 你也是老苦命，只有一個兒子也失散了！

李 媽 我，反正我家大龍兒不知是死是活，我死在哪兒都一樣！（拭淚。）

梅嶺春 李媽，你別難過，大小姐是吃你的奶長大的，我們向來把你當作自己人看待，你兒子既然沒有下落了，那末我們，呃，我們就在一道吧！

沉默。

秋風。落叶。蛩聲愈清晰。天幕上墨烟更濃。有無線電收音機收放戰況聲。有人相互擁做一團。弄堂內脚步声响。众人又兴奋起來。

錢愷之挾一報紙包來。

錢愷之 （近鐵門）……对不起，饅頭，油條都買不着，大餅也只買到這几塊！（解包，由鐵柵中投給各人。）
另有从別處湧來搶食物的人。